

中國營造學社集刊

第三卷 第三期

民國二十一年九月

施肇基



本社職員

社長 朱啓鈴

文獻主任 劉敦楨 編譯 瞿祖豫

法式主任 梁思成 助理 邵力工

編纂 瞿兌之 梁啓雄 謝國楨 會計 朱湘筠

收掌兼庶務 韓振魁 事務員 劉家祺

本社社員

幹事會 朱啓鈴 周詒春 葉恭綽 孟錫珏 袁同禮

陶蘭泉 陳垣 華南圭 周作民 錢新之

徐新六 裘子元

評議 郭葆昌 關冕鈞 徐世章 吳延清 張文孚

馬世杰 張萬祿 林行規 翟孟生 李慶芳

何遂 艾克 鮑希曼 彭濟羣

校理 馬衡 葉瀚 胡玉緡 任鳳苞 江紹杰

孫壯 陶洙 劉南策 盧樹森 金開藩

唐在復 劉嗣春 葉公超 林徽音 吳其昌

汪申

參校 陳植 松崎鶴雄 橋川時雄 關祖章 趙深

宋麟徵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

第三卷 第三期

中華民國廿一年九月出版

每冊六角 郵費四分

全年四冊 二元二角 郵費一角六角

編輯者 中國營造學社

北平中山公園內

發行者 中國營造學社

電話南局二五三六號

北平和平門內北新華街

印刷者 京城印書局

電話南局四五七〇號

寄售處

上海寧波路四十號趙深工程師
南京中央大學工學院建築系
國立北平圖書館
天津法租界廿六號路利亞書局
各大書店

梁思成著

清式營造則例 出版預告

全書共六章，對於清代營造方法制度，自木石作以至彩畫，莫不解釋詳盡，為我國建築學界之最新貢獻。本文插圖二十幅，外圖版二十餘幅。紙張印刷裝訂莫不精美。凡建築師，美術家，工程師，及工程美術學生，皆宜手此一卷，以備參考賞鑑。

本社出版書籍

- | | | |
|--------------|-------|----|
| (一) 工段營造錄 | 李斗著 | 四角 |
| (二) 一家言居室器玩部 | 李笠翁著 | 三角 |
| (三) 元大都宮苑圖考 | | 四角 |
| (四) 營造算例 | 梁思成編訂 | 八角 |

六百年來——歷劫不殘之——

岐陽世家文物圖像冊現已出版

岐陽者姓李名文忠明太祖之甥從太祖起兵累功封岐陽武靖王其人其事具載明史前經本社朱先生發見其六百年來曆劫不殘之歷代文物圖像等後更廣為蒐集兩次展覽中西人士莫不讚美欣賞尤以明太祖墨勅及御羅帕平番得勝圖張三丰遺像等為可貴茲為普及起見用上等銅版紙影印精裝一巨冊甲種每冊祇收工料費五元乙種四元攷述每冊八角凡考古家歷史家美術家皆宜人手一冊俾資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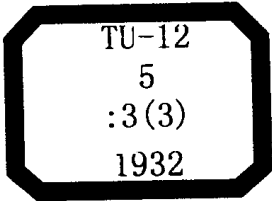
本社發行

瞿兌之方志考稿出版

甲集現已出版內包含冀東三省魯豫晉蘇八省各志計在六百種左右尤以清代所修者為多海內藏書家修志家與各地官廳團體以及留心史料著作家均不可不置一編
甲集分裝三冊 三號字白紙精印 定價四元
總發行北平黃米胡同八號瞿宅 天津法租界三十五號路七十八號任宅 代售處琉璃廠直隸書局

圓明園東長春園圖

原名諧奇趣西洋樓水法圖 照乾隆銅版縮小影印二十幅附銅版圖考長春園圖叙考 定價大洋四元 遼寧故宮東三省博物館發行 北平商務印書館寄售



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三卷第三期目錄

論 著

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

劉 敦 楨

大唐五山諸堂圖考

梁田邊泰譯著
梁 思 成

哲匠錄

梁 啓 雄

雜 俎

社長朱桂辛先生周甲壽序

瞿 兌 之

大壯室筆記

劉 敦 楨

琉璃窑軼聞

本社紀事

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

劉敦楨

一 引言

北平自遼太祖會同元年 A.D.937 改幽州爲南京以來，歷遼金元明清五代，前後九百餘載，咸宅都於是，年代悠遠，求之歷代都邑，殆罕其匹。惟其城闕宮殿配列之狀，僅明清二代因襲相承，變易較微，若金之於遼，元之於金，明之於元，皆代有改建，而建築結構彩畫裝飾諸項，亦與時推移，不乏變遷。今以清宮建築與宋李氏營造法式相較，其差異之點不一而足，方之唐制，出入尤多，更可想見。昔日人伊東博士嘗調查清宮，謂『唐之幽燕建築，與遼金元異族文化，綜錯激蕩，演爲明清二代之制，與南式稍異，』見明治三十四年建築雜誌第一百七十八號其說固多扼要。惟證以本社梁思成先生調查遼獨樂廣濟二寺之結果，知遼代寺刹之結構，大體尙存唐制之舊，初無異族習尙滲雜其間，如金元二代之甚者。其後金海陵營中都，圖寫汴京制度，曲盡其數，屏宸窗牖，胥輦自汴京，明成祖營北京，一依洪武南京規制，董役諸臣亦多南人，皆見諸典籍，確鑿可徵。而永樂間鄭和

航南洋，及明末東西交通之頻繁，俱與建築材料裝飾，不無關係。故自遼金迄清，其間建築幾經嬗變，初非一系相承之系統，其所受外來影響，亦非遼金元數者而已。惟明清宮殿建築異於唐宋二代者，究至若何程度，其變化起於何時，經過狀況若何，受外來影響者何在，皆為研究我國近代建築史者亟宜討論之點。至於蒐集實例，定其先後，辨其異同，闡明其時代之特徵，期與文獻互相印證發明，又為首要之圖，不待言也。

北平古建築之留存者，明清二代占其大部。此二代建築差異甚微，遠不逮唐宋，宋明間變遷之巨，固盡人皆知。惟其局部結構與彩畫裝飾花紋，間有出入，且各能發揮其時代之特性，亦治斯學者不能棄置者也。愚於舊夏啣中大建築系之命，來平調查古物，聞社友南策心如諸先生言，城東有智化寺，創於明正統間，雖牆垣傾圯，簷牙落地，而規範猶間有存者。就中萬佛閣之藻井，雲龍蟠繞，結構恢奇，頗類大內規制，非梵刹所應有，因約往觀。詎至該寺而藻井已亡，惟閣內彩畫裝飾雕刻諸項，類具明代特性，屋頂步架舉架及上下昂結構，為宋清間過渡之物，尤有裨建築史料，因測繪其大概而歸。歸後旋值滬變，棄置籠篋中者數月。今秋北來，從事整比，發見脫誤不少，乃重行訂正補綴而成此文。昔賢有云，『孤證不足信』，茲篇之作，乃調查北平建築系統之起點，凡所論列，皆臚舉見聞所得，供海內賢達比較研究之資料，非云遽有結論。至測量繪圖撮

影彩畫餘項，賴梁思成劉南策二先生匡助之力居多，而本社邵力工宋鱗徵王先澤莫宗江，中大濮齊材張至剛戴志昂諸君，皆身預其役，不辭勞瘁，協力合作，稿成後復承社長朱先生是正多處，故本文雖云簡陋，亦非愚一人之力所能畢具者，謹誌顛末，竝表謝衷。

二 智化寺沿革

明季北京梵刹琳宇，吻脊相望，而出自權璫經營者尤多，智化寺其一也。寺在齊化門內黃華坊祿米倉舊武學東，明巨闖王振所建。王振者，英宗北狩之罪魁，與魏忠賢前後輝映，爲明闖宦專權之巨擘，其寺則英宗賜名『報恩智化禪寺』者也。按明史宦官傳，洪武初定江左，鑒前代之失，鑄鐵牌置宮門，禁內臣不得干政。及永樂靖難之役，闖人多參預行間，其後疑建文亡海外，遣鄭和泛海耀兵異域，復置東廠刺民間隱事，漸加委寄，然永樂宣德間，犯法者輒置極典，諸中官亦不敢肆。振於永樂間入宮，歷仁宣二朝，頗受寵遇。英宗立，少不更事，振狡黠得帝歡。正統七年冬，太皇太后崩，三楊年老不能制，於是漸擅朝政，沽權示威，卒導帝北征，釀土木之變，明社幾頻危殆。其後

汪直劉瑾魏忠賢輩，皆步振後塵，逢惡作奸，戕削國本，啟滅亡之端，故明閹宦擅權之局，實自振首開其例，於有明三百年政治史中不無關係。

寺之創立年代，據該寺『勅賜智化禪寺之記』及『勅賜智化禪寺報恩碑』，寺始工於正統九年正月初九，完成於同年三月初一，爲期不足兩月，頗引爲莫解。按明史振本傳，『正統七年太皇太后崩，榮已先卒，士奇以子稷論死不出，溥老病，新閣臣馬愉曹鼐勢輕，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又云『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始次土木，瓦剌兵追至，師大潰，帝蒙塵，振乃爲亂兵所殺，……振擅權七年，籍其家，得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二十餘株，其他珍玩無算』，則振奢縱肆行，營建宅寺，當在太皇太后崩御以後無疑。攷仁宗誠孝張皇后崩於正統七年十月，其時愉鼐二人輔政甫二載餘，適與史文所稱擅政七年相符。且智化寺現存堂殿十餘所，在獨力經營之寺刹中，其規模亦可謂之宏巨，明史謂『建智化寺，窮極土木』記中亦言，『卽其閒曠高朗處，垣而寺之』，則此寺應屬新建。而振宅僅金銀庫一項已六十餘所，其範圍遼闊，又可推知，謂其鳩工擇材，爲咄嗟間所能辦，決非事理所有。矧前述『勅賜智化禪寺之記』及『勅賜智化禪寺報恩碑』，皆立於正統九年九月，故愚意振營宅寺，必蓄意已久，其始工當在誠孝張皇后崩御之次年，卽正統八年至九年秋季樹

碑紀恩之間，其全部落成，或稍後於此，殊未可知。故碑文所紀始工竣工年月，恐未必一一與事實符合。朱桂辛先生頗疑振改舊第爲寺，藉建寺之名，另營新宅，記中所云，乃故弄虛玄，避奢僭之目，免言官彈舉者，並記於此，以供留心此寺歷史者之參考焉。

勅賜智化禪寺之記

今上皇帝嗣承大寶以來天下太平百穀豐稔無間遠邇內外皆家給人足是以安生樂業之餘又得以遂其報本追遠之願焉夫萬物本乎天本乎祖譬之達海之水其流百折而愈遠者由其源之所自深也千霄之木其幹千尋而益茂者由其根之所託厚也人有此身榮顯康寧壽愷享無窮之慶者孰非由於祖宗積德深厚之所致哉於乎水本乎源能濬滌而不忘則其流之遠也不達於海不止木本乎根能培養而不遺則其幹之茂也不干乎霄不已人於祖宗而能不忘不遺生則致其養沒則盡其時思之忱則豈獨足以福苾其身於永久而於君子尊祖敬宗報本追遠之道亦庶幾矣以物言之則身與物皆萬物也以天言之則天與佛無非天也天者在天之佛佛者在世之天萬物欲效報於天者非皈依佛不能而人欲效報於祖者舍佛其誰能資其冥福哉此吾一念惓惓在於佛者蓋以報本追遠爲主其次增延福壽濟渡幽顯於無窮也京城之東稍北爲順天府大興縣黃華坊振之私第在焉境幽而雅喧塵之所不至乃即其閒曠高朗處垣而寺之將俾吾後之人掌持而供奉於其間永敬無怠寺之建也殿堂門廡各以序爲與夫幡幢法具庖廩廩庾之類靡或不備規制弘敞像設尊嚴塗墍堅堅完采繪鮮麗凡百工材之費一出已貲蓋始於正統九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於是年三月初一日旣而以

聞

王嘉之特賜名曰智化禪寺 奎章赫弈

佛日光輝誠無量之幸也然念不可無記謹拜稽首記而銘之銘曰稽首諸佛諸龍天巍巍功德浩無邊慧光普照三大千如日出地明瞭然迷塗渺渺生青蓮愆海茫茫浮舟船衆生乘此妙因緣度脫艱虞離糾纏我惟眞發願力堅手中金寶樂棄捐黃華之境何幽偏築構莊嚴精且專成此大刹奉金仙幸殫一念善果圓心不忘佛佛在前一燈初起千燈傳上資慧力福我先下冀集禧兼延年恒河沙界智與賢共此見聞增福田

大明正統九年九月初九日佛弟子□□□□□□□□□□

土木變後，振族無少長皆誅，竝籍其家，事具明史景帝紀及振本傳，惟史籍未言此寺拆毀沒收，則當時似未波及。其後天順元年英宗復辟，追念舊事，爲振立精忠祠於寺內，塑像祀之。惟建祠時日，明史英宗後紀謂「天順元年冬十月，賜王振祭葬，立祠曰精忠」，而日下舊聞引國朝彙典，謂「天順元年四月詔復王振官，刻木爲振形，招魂以葬，塑像智化寺北祀之，勅賜寺曰精忠」，與明史所稱，前後約差半載。此外萬佛閣後有英宗諭祭碑，（第一圖）下刻振像，上鐫英宗諭祭文，褒振引刀自刎，賜蟒衣玉帶，致賻建祠，惜首段被寺僧斬削，未詳其歲月。其左側有「天順己卯秋，住山然勝述錄，住持性道立石，」之銘刻，後於天順元年約二載，未能證彙典與明史孰爲正確。故精忠祠建立年月，在另未發見有力證物以前，暫以明史爲斷。

英宗諭祭王振碑（碑額皇明恩典）

□□□□□□□□□□

□□□忠祠□□有曰

□□□□□□□□大之器可屬倚任

仁宗昭皇帝凡有腹心之委咸屬於口

宣宗章皇帝違豫獨荷付託之命正統改元輔

上承繼大統十五年間海宇寧謐人民樂業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有

社稷之功矣曩者

車駕北征口以腹心扈從將臣失律并以陷沒即引刀自刎迄今

皇上復登大寶錄舊勞昭曠典以篤君臣之義以勵侍從之節即

詔招靈祭葬蟒衣玉帶致賻建祠撰碑頒勅以旌忠義尚全始終猗歟盛哉誠激勸涵煦萬世綱常之聖典也

天順己卯秋重陽日

勅命繼嗣香火僧錄覺義智化住山旌孝然勝拜手頓首述錄

宗師住持性道□□□立石

旌忠祠之位置，一如建祠時日，疑點甚多，據日下舊聞考，『王振祠及像，明彙典謂在智化寺北，實錄謂在智化寺內，其實在寺中之北，非兩處也，』乾隆七年御史沈廷芳奏請仆毀王振塑像摺中，亦云『其後殿西廡，逆振之像儼居高座，玉帶錦衣，香火不

絕，殿西簷下，現有英宗諭祭之碑，褒其忠義，『則此祠當時附設智化寺北部，非另立專祠可知。惟該寺後部重要堂殿，如如來殿·大悲堂·萬法堂等，爲數不一，（第二圖）沈氏所云後殿，未審何指。嗣張嘉懿君告愚大悲堂原名極樂殿，有康熙間重修牌可證，同社邵君破堂藻井，於其明間脊枋上搜得此牌，高○·二四公尺，闊○·一三公尺，題『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宗玉宗寶，法徒輔遠，近舉進士弟順化觀，法孫法清西悅固永演，康熙二十年二月初一日開工，重修極樂殿日期記，』除法清法悅法固法永法演外，餘皆見該寺譜牒，則大悲堂之名，必乾隆毀像後所改。今觀堂前有垣有門，自成一廓，而英宗諭祭碑即立於門左，其東廡有碑仆臥簷下，字跡鑿毀，亦疑即沈氏摺中所稱李賢碑，故愚意門內或爲精忠祠之故址。但現存西廡二間，湫狹異常，非宜於錦袍玉帶之設，豈毀像後改建者耶。

沈廷芳奏請仆毀王振塑像摺

協理陝西道事山東道監察御史沈廷芳謹奏爲前朝之逆閹塑像猶存亟請勅毀以儆奸邪以垂懲戒事臣聞王者之政旌別宜先故有惡必瘞時代雖遙猶加毀斥凡所以樹風聲也臣向居詞館校閱明史告竣之後旋蒙恩賜得以徧觀竊查英宗後紀云天順元年冬十月丁酉賜王振祭葬立祠曰旌忠振本傳云作大第于皇城東建智化寺窮極土木後振爲亂兵所殺英宗復辟念振不置賜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祠曰旌忠等語夫振之罪惡滔天古今共憤蹟其竊柄弄權肆奸納賄構釁瓦剌乘輿播遷致令宗社幾傾罪孽尤極身既喪亡家亦族滅論世者猶以爲死有餘辜太息痛恨乃英宗猶

謂其爲國殉節疊加身後之恩以致後來宦豎橫行轉相則效如汪直劉瑾魏忠賢諸逆聞風而起卒至瀆朝綱囚奴正士中原塗炭民不聊生較之漢唐其禍更烈溯厥源流皆由振始是逆惡王振固明代之罪人實萬世之炯戒臣既讀明史深切感嘆近因公事經行海岱門內之祿米倉前則見智化寺巋然尚存規模實鉅其後殿西廡逆振之像儼居高座玉帶錦衣香火不絕殿西簷下現有英宗諭祭之碑褒其忠義大殿前則建李賢所撰智化寺碑稱其豐功大節幾於殺身成仁觀覽之下不禁髮指伏思我朝家法治化清明寺人奉職惟謹不敢稍干外政此誠度越漢唐邁蹟三代臣恭聞聖祖仁皇帝賜題于謙之碑嘉其忠貫日月義壯山河而臺臣張璠奏請削平魏忠賢墓并仆其碑奉旨魏忠賢墓著交與該城官員仆毀剗平該部知道欽此旌別之義千古常昭中外快心迄今仰頌聖德今茲光天化日之下大都首善之邦豈容尙留穢像猥稱祠祀其何以儆大慙昭憲典况信史旣行褒貶顯著雖僅屬前代餘慝不足重煩睿慮而大義所在必須昭示伏祈勅下地方有司立毀其像投諸水火並仆李賢之碑以示懲創至英宗之碑並請移置他所埋瘞俾天下後世凜然知凶惡之徒且不能保其像於身後而聖明瘴惡之義炳如日星嚴如斧鉞咸知鑒戒於弈禩矣臣因此等事世道人心所關既有所見不敢隱匿仰懇皇上睿鑒施行謹奏乾隆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硃批著照所請行該部知道

天順六年，英宗復頒賜藏經一部於此寺，今如來殿內東側次間，尙有英宗頒賜藏經碑一通，保存完好。（第三圖）又有經櫺二，作曲尺形，分列殿東西二側，足徵天順復辟後，此寺屢邀宸注，盛極一時。而智化寺創立之初，係以僧官掌持，尤爲該寺隆盛之證。據該寺正統十一年所立譜牒，其開山第一代住持然勝出臨濟宗，寺內諸碑載其曾爲僧錄司左講經，校讐三藏，提督漢經廠教經，廣善戒壇傳法宗師，兼勅建大興隆寺第四

代住持。然勝掌此寺垂三十年，沒於成化十一年，觀該寺大悲堂所藏祭牌，鐫刻憲宗諭祭文，多褒美之辭，似不失當時大德之一。又據日下舊聞考引武宗實錄，『正德二年五月，陞僧錄司右覺義性道爲右講經，僉押管事，兼智化寺住持，寺乃故太監王振所建，天順初賜振碑文，立旌忠祠於寺內，以僧官主之，至性道三傳矣。』則此寺自正統創立後，至正德初年，前後五十餘年間，因英宗寵眷及諸闡維護，以僧官主持，甚爲明瞭。惟性道以後，史跡無徵，則無考焉。

英宗頒賜藏經碑

皇帝聖旨朕體

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智化寺永充供養聽爾住持右覺義然勝及其徒衆看誦讚揚上爲

國家祝釐下與生民祈福務須敬奉守護不許從容閒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究治之故諭

天順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背面)

僧錄司左街講經前奉

詔校讐三藏廣善戒壇傳戒宗師智化開山

特恩旌表孝行承

旨提督漢經廠教經兼

勅建大興隆寺第四代住山口然勝口口勒石

憲示諭祭然勝文（碑文剝落強半據大悲堂祭牌重錄）

維成化十一年歲次乙未七月戊申朔二十二日己巳

皇帝遣禮部員外郎于懋

諭祭於僧錄司左講經然勝曰爾蚤通釋典恪守毘尼祇事朝廷歷遷今秩正期益振宗風胡爲遽爾長逝
特茲諭祭用彰卹典爾靈有知尙其歆服

（背面）

臨濟正傳宗派偈

妙德凝然常覺性

眞如智慧本圓明

弘慈輔法隆慈濟

嗣祖傳心道大興

成化八年龍集壬辰孟夏 佛降誕日

授廣善戒壇宗師兼

賜智化寺第二代住持常欽

第三代住持性道
立石

北平智化寺如來殿調查記

智化寺自明中葉以降，世俗香火，似亦繁盛，其如來殿內鐵磬，爲弘治十年通州惠德鄉駒子馬房信女李惠聰造，殿前鐵鐘，係成化三年京師東城南薰坊品官房陳氏鳳氏造，鐵爐則萬歷二十八年郝瞰造，（第四圖）足爲當時人士信仰所繫之證。入清以來，施布佛具之證物雖未發見，然就前述極樂殿修理一舉論，此寺經濟狀況必非窘迫。其後乾隆七年，御史沈延芳奏請仆毀王振塑像，寺僧畏被波連，凡碑文中片言隻字涉及振者，咸鑿削無遺，自是以來，銷聲匿跡，冀求倖免，而寺運亦日就衰微。今寺之前部自智化殿以南，爲細民叢住之所，寺僧依租金度日，勉延殘喘，故諸殿毀敗日增，傾塌之虞，爲期不遠。而如來殿外簷凋敝，欄楯傾頽，上層藻井亦於數年前爲西人重金購去，僅內部裝修彩畫，尙存明代餘倖，足追緬舊時勝概於萬一耳。其後部方丈萬法堂諸處，現附設小學校及國術講習所各一，保存尙佳。

綜上所述，智化寺創立年代，當在明正統八年，（A.D.1443）而完成於正統九年，歷星霜四百八十餘度，在北平現存諸寺中，不失年代較爲悠遠者之一。惟研究此寺最感困難者，即建立以來之修理紀錄，甚形缺乏。據寺僧得諸長老傳說，諸大殿自明末一度修理後，清代未加繕葺，僅萬法堂附近，爲咸豐間所改建，以現狀對照觀之，其說有合有不合。蓋愚於山門石額西側，發見『萬曆五年三月三日，司禮監管監事，兼掌內府供用

庫印，提督禮儀房太監都督等重修』，小字數行，知明末此寺復經群闡修治，惟康熙間重修極樂殿（即今大悲堂）爲寺僧所不知，又此舉僅限於極樂殿抑普及全部，亦屬不明，若就愚輩遍搜各殿，未發見同類紀錄言，似當時修理祇此一殿。茲觀寺內各建築狀態，其大悲堂萬法堂及東西二廡，已如前述。餘如智化殿後部抱厦及兩側平房，與藏殿大智殿北側梁柱等，或經改造，或經添建，或經修補，其跡歷歷可認。而方丈影堂及如來殿外簷額枋，及殿內挑尖梁穿插枋等處彩畫，亦顯受後代重修者。惟諸殿梁架斗科，則無更換痕跡。尤以內部藻井·大柁·經櫺·佛座·諸彩畫，雖不能斷爲正統初建之物，惟就萬佛閣大柁底部隱於佛龕內之彩畫，與兩側露出部分比較觀之，其花紋完全一致，故各殿之內簷彩畫或經明末清初重修，殊未可知，其圖案結構，則尚保存舊日原狀。他若轉輪藏與諸裝修之雕刻花紋，遒勁雄樸，在在發揮明代特徵，與清中葉以後表現者迥異其趣。故依觀察所得，此寺大體保存明代舊觀，似可徵信。

三 寺之配置

智化寺自創立迄今，歸臨濟宗住持，已廿六代於茲矣。臨濟者禪宗之支派，黃蘗門